

文圖並茂的心靈花園

顏艾琳/探索文化出版集團出版企劃

當漫畫熱逐漸退燒，當文學越趨向輕、薄、短、小的盆景式體裁；圖像讀者失去了膜拜的偶像，文字市場被快速出版的明星寫手重覆卡位，其實我們逛書店已經形同夢遊，在太多經不起現實應證的虛無作品裡，我們離夢想中的精緻閱讀、深度的感動越來越遠……

當我們以夢遊的方式，在書店打撈一本足以枕夢的書時，一種介於文字書與圖畫冊的新產品，讓我們昏昏欲眠的雙眼，亮了！

當我們以為圖像失去魅力，它適時散發了藝術的美感和獨創性，當我們灰心文字的內涵輕薄，它卻顯現了四兩撥千斤的力度。在書店的漫遊停止於「繪本」之前。

是的，我姑且統稱它們為「繪本」一用文字的意象結合圖畫空間的文本。少了漫畫框的俚俗對白，文字精煉而不失閱讀的豐腴感；圖像應文意而自成單篇，每一篇都是一幅小號的「字畫」！

繪本的內容形式大致分為兩種，一是前述的獨立單篇作品，一是全書有一個故事或主題串連其它篇章；前者多為心情風景、生活遐想、靈感片段，閱讀時可以比較隨興，隨翻隨讀，彷彿在百寶箱欣賞一件一件各別的珠玉逸品，此類繪本有：《靈魂的出口》、《只有標題的夢》布赫茲等系列（格林文化），《我的天》、《三七二十一》歐陽應霽系列（時報），《麻辣白開水》高賢志（探索文化）、《日光花的秘密盒子》日光花（探索文化）、《悲傷1號》、《悲傷

2號》、紅膠囊（大田）、《旋轉花木馬》、可樂王（大田）、《光合作用》張妙如（大塊）等等。

敘述性的故事繪本，與主題強烈的繪本則有：《父權化石》尤俠（探索文化）、《向左走、向右走》幾米作品系列、《交換日記》徐玫怡和張妙如（大塊）、《吹風手記》吳知惠（探索文化），及格林文化策劃的夢想家系列等。這些作品用不同的筆調或辛辣、或童話、或親切、或生活表達某種單一的意圖，不像單篇成冊的繪本，那麼跳躍思考且包羅不同文體與題材。

繪本創作與出版在鄰國日本，已是書籍產業上一個專門名詞。此類創作者被稱為「繪本作者」，有別於一般文字的「作家」身分和圖像工作的「畫家」、「漫畫家」等稱謂。

這麼做是為了區隔繪本創作，在傳統文圖二分法的尷尬界線；因為鮮少有文字與繪畫才華兼具的作者。綜觀人類藝術史，最講求十項全能的才子標準，大概就屬中國人了；蘇東坡、鄭板橋、唐伯虎、八大山人……隨手就能數出幾個。台灣近期崛起的繪本，在書畫合一的精神下，也算是世紀末的另類復古吧！

觀察這些新興的繪本作者，出身非本行是他們最引人好奇的特質。像張妙如學的是服裝設計，後來跑去當漫畫助手熬了兩年，以《春麗日記簿》爆笑漫畫受市場肯定，又（下轉第14頁）

掙脫，回到的卻是死獅子的身邊。吼聲希望有個落腳的地方，卻沒有動物願意跟它換聲音，後來一隻小老鼠拋棄了自己的吱吱聲而接受了它。被拋棄的吱吱聲，卻住進了一個空的舒適的老鼠洞。每天等待著令人懼怕的老鼠吼聲；聽到後，吱吱聲會滿足的叫著：「我的獅子！」然後在幸福的讚嘆中睡著。

書末的「一千個惡作劇」，其實很可以發展成一本長篇兒童故事書，惡魔小孩路奇轉學到人間的學校見習，只要鼓勵周圍的人做滿一千個惡作劇，他就可以回到地獄去。他告訴同學，不管人們生活在哪裡，所站處的下方永遠都是地獄，班上一個牧師的女兒卻回應說：「你的頭頂上也到處都是天堂。」於是路奇接觸人世越久，對自己的懷疑越深，同學們也越來越喜歡他。爲了不讓路奇回地獄，他們小心翼翼的不再惡作劇，並開始做些扶老人過街的好事。但是意外發生，路奇最後消失在失火的穀倉中。

這兩個故事揉和了幻想與寫實，幻想的部分頗有奇趣，寫實的地方卻可能會讓年紀較小的孩子難以釋懷。這本書因此設定在青少年以上的讀者是很恰當的。

有些故事，很明顯可以看出來是脫胎自你我熟知的童話故事，如「星星」，星星墜落，成了人類的養子；「三張椅子」，三兄

弟出外尋找給父親的禮物，找回了會將人彈走的椅子、會黏住人的椅子及一張正常、好坐的椅子；「樹樁」，森林裡的樹樁可能就是被施了法術的王子或公主。故事本身架構雖然跟童話故事雷同，卻充滿著「無厘頭」的喜感。

值得一提的是「如何尋找幫助」這篇故事。「幫助」在故事裡並非作為動詞，而是作為名詞使用。小女孩走遍全世界爲了尋找「幫助」，因爲「隨時都可能用得上它，譬如說，如果在外面迷路了。」她隨著大野狼去找公牛及高大的女人去尋找幫助。其實文中處處都是行使「幫助」的事跡，只是他們不曉得而已，作者巧妙的運用了詞性的變化，讓這篇文章顯得滑稽又生動。

說穿了，本書擺脫了說教，作者做的只是，持著一枝「點金磁棒」，輕輕點在讀者的頭上，將讀者腦中原來在現實生活中似乎不那麼急迫需要的「想像力」，吸引出來。此外，相信有不少讀者會因爲本書的圖畫而心動，那簡單的筆觸，樸素而富有想像空間的畫風，也相當值得玩味。

(編按：《當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》 于爾克·舒比格著 林敏雅譯 玉山社 民國87年12月 ISBN 9578246021)

(上接第4頁)

在大塊出了《在地球表面漫步》、《光合作用》等書，彰顯張妙如內心細膩而感性的一面，自此成了台灣繪本的先趨。日光花、吳知惠、紅膠囊、可樂王、高賢志、尤俠、幾米等人，大多沒受過正規文學創作的教育洗禮，反而更自由地遣詞用句，寫出類詩的短文與札記；文意之精巧也常讓文字工作者驚艷。

最近藝人蔡燦得不也出了《得過且過》，雖然她畢業於復興商工美工科，但清新的新人類寫法，倒也透露她寫作方面的聰穎。繪本本來就是一種跨界，或許恰是這些沒有文名負擔、用自修的畫法表現的作者最好的踰越、最適合的創作空間了。